

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

辽河水兮《辽河》浪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内容提要

一条河对于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营口诗人王爱民抢先表达出来：“从源头到入海，辽河像一个一天天自强，喝稀粥长大的少年。喝辽河水的人，满脸都是辽河浪。”

这何尝不是一种人与城市最深的羁绊？枕着辽河、拥着渤海的营口，其独有的“话语”，就藏在河海的浪涛与文学的文脉里。从河海交汇的壮阔景致到百年开埠的烟火余温，从乡土深处的乡愁呢喃到《辽河》杂志的薪火相传，作家们以笔墨为媒介，将母亲河的故事与这座城市的气度，铺展成温润绵长的文学长卷，让营口的城市话语，在字里行间回响。

辽河：精神底色的生命滋养

“历史离不开记忆与叙述。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像历史人物一样，有其独特的个性、鲜活的情貌，而且，刻录着时代的痕迹。”著名作家王充闾在散文《前程向海》中如此描述营口的精神气质。

这些精神气质，离不开辽河的滋养。“我的故里就在山下东南方向的大荒乡狐狸岗子屯。一条小街坐落在辽河冲积平原的一片沙砾上，前面有一座长满茂密丛林的沙山，侧面是成片的芦苇荡、马草场……”王充闾在《譬如登山》中，以深情笔触回溯生命起点。

辽河冲积出来的肥沃土地，对营口人来说绝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人格与文格奠基的“精神沃土”。很多营口作家的回忆里，都有童年时光中“夜晚光着脚板跟随父亲在河堤旁举火照蟹，白天和小伙伴跳进苇塘捕鱼捉虾”的场景，这些与河流、土地亲密无间的经历，让人自感“整个少儿时代都在泥土中厮打过来”。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早期创作的短篇儿童小说《漂》，讲述的便是一个少年在辽河解冻时误上冰排，朝入海口漂去，就在这生死时刻，他的狗出现了，在辽河岸边奔跑追上冰排，最后跃进辽河，救下了少年。这篇小说1995年发表于《儿童文学》，被当年的《小说选刊》复刊号转载，后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出版的《彩虹图书室》上。

3月中的大辽河畔，两岸还未泛出新绿，《辽河》文学杂志主编王爱民陪记者走在岸边。他生于盖州乡间，盖州的碧流河、大清河都曾影响过他，而对故乡的吟唱，让他获得了第四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之乡愁诗歌奖，“他的诗歌是北方水土孕育的乡愁结晶。他以河水中跳跃的石阶般的灵动笔触，将故乡记忆淬炼成锋利的诗笔匕首——每个意象的留白都是通往精神原乡的秘径。”

对王爱民而言，辽河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河流，而是整个营口地域的精神符号，这

片乡野故土便是他永远的“心灵原乡”，“愁烦了，回望这片土地，心头的郁结就散了”。他的诗句里，龙爪槐、龙门吊、跨河大桥皆成“龙”的化身，“每一棵春芽萌发都是龙抬头”，盖州乡土的灵秀与辽河的壮阔相融，都化作笔尖的诗意与风骨。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家已经在精神上直抵故乡，以文字创造的精神原乡。

已过鲐背之年的王充闾在《生命还乡的欣慰》里感喟：“无论如何，山川万物总是与我们同在。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正如荷尔德林吟唱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辽河的滋养，渤海的翻涌，塑造了营口人“包容开放、精明务实”的精神气质。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也是辽河干流千年来入海口，自古便是移民汇聚、商贾往来的文化交融之地，河海交汇的独特区位，让多元气息在此碰撞共生。营口市作协副主席海丹青坦言：“辽河流域跨越数省，最后在河口入海。这种‘河口—腹地’的双向流动，带来了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信息的流动。”

这种流动性成为作家们观照人生的精神底色。作家薛宝民（笔名薛雪）笔下《较量》中，在工地周旋的包工头，《逆袭》里于市井与自然间寻得生存智慧的于友禄，其性格深处无不藏着河海文明碰撞下的务实与坚韧。

营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韩瑞祥认为，辽河这样的“大川”该有自己的胸怀与气魄，他指着辽河老街的牌坊说：“辽河下游受潮汐影响，涨潮时海水会倒灌入河，呈现出‘海纳于河’的独特景象。‘纳海’的辽河才配称为真正的‘辽川’。”

辽河：丰沛多元的创作源泉

如果说辽河水滋养了营口作家的精神血脉，那么这片土地的百年沧桑与独特风情，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掘之不尽的“故事富矿”。1861年营口开埠，作为东北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这段历史沉淀为辽河老街的欧式建筑、老银号与码头遗址，更沉淀为无数小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悲欢离合。营口市作协副主席海丹青曾感慨：“营口坐拥8000年人类活动史、160余年开埠史，有太多故事值得书写。”

沿着辽河前行，便可进入营口老街。穿行在青石板路上，两侧的欧式洋楼、老式银号旧址错落排布，砖墙上的斑驳痕迹记录着岁月沧桑，“你看这座瑞昌成旧址，当年是东北最大的绸缎庄，生意远及关内和朝鲜；还有东记银号，见证了营口开埠后的金融繁华，已有80多年的银号历史。”开埠后，山东、福建、河北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形成了营口独特的市井气质，这在文学作品里都能找到痕迹。

事实上，营口作家早已深耕这片沃土。做过记者、当过包工队队长的作家薛宝民创作的小说《雪落工地》刚刚刊登在《人民文学》上，成为营口首位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作品的作家。他的一系列工地题材作品，聚焦当代农民工与工程领域，笔下人物带着刚劲与情义。

读薛宝民的小说，会感慨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其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书写准确而精微。在《雪落工地》中，他描写了施工队拆除工地废旧建筑物的场面：“宋文忠站在吊车旁，目光沿着烟囱往上爬。老赵和另外三个工人后背拴着白色的安全绳，似从橘黄色吊车臂吐出来的蜘蛛……蚕食着他们捕获的猎物……一块块砖从高处纷纷坠下，砸在地上，溅起一团团夹着泥的雪花，像是炮仗埋在下面爆炸了一般。”

同样关注“粮食和蔬菜”的还有乡村女作家曲彦莉。

她在散文集《我讲的村史不在博物馆里》中，将目光投向盖州市梁屯镇绵延村，以细腻笔触书写草木物产与日常。她告诉记者：“人之所以看不到自己，一定是因为无知鄙视或有意忽视身边的这些普通的人和事物，父母、家乡、粮食，包括像绵延山顶上的这些草木。”

她在书中的《到绵延山顶做客须知》一章中如此写道：春天到绵延山顶的游客最

多，每一株植物都打开了自己家的大门。野菜最早就发出了邀请函。见到一棵黄瓜卷，就意味着走进了一个村子和一个家族，会看到那么多的黄瓜卷围过来。你要像见到亲人那样热情，跟它们握手要使劲揉搓，它们会传递出清香的味道，让你感受到春天的原味，不是土地被犁开时散发泥土的味道，而是植物心灵沁出的月光。

这是营口质朴的一面，但历史的风云，也让营口的地域特色与历史元素，为文学创作增添了独特质感。1934年的“营口坠龙事件”，当地称之为“降龙”，为这片土地蒙上了奇幻色彩。王爱民在《喝辽河水的人，满脸都是辽河浪》一诗开篇即写：龙降营口——龙潭寺、青龙山、蟠龙山/北海龙宫、卧龙泉、海龙川/在营口，在大龙邮票诞生的地方/到处是龙，街边的龙爪槐/港口龙门吊，山间苍松、攀爬的藤萝/跨河的大桥，都成了龙/更不用说，那雨后的彩虹了/胸有大清河，龙身子一摆，就是一条条辽河、大清河、碧流河/有一条弯弯曲曲回家的路，也是龙/龙，从一枚邮票上腾起烟云。

近代以来，营口“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更孕育了诸多传奇人物。1912年，伍连德博士在主持东北鼠疫、霍乱防治成功后，主导创立的营口海港检疫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早期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现代化检疫机构之一，为1930年中国全面收回全国海港检疫主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法律依据。

从28万年前的金牛山古人类遗址，到“春来秋去候鸟”的“古渔雁”群体及其濒危口头传统；从开埠后山东、福建、河北移民的创业史，到1927年营口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前后的革命斗争史，辽河两岸的故事俯拾皆是。作家高作智的31万字抗战题材小说《大苇荡》，以辽河三角洲大苇荡为背景，书写辽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壮举。“老者在芦苇荡里出来，于旷野中见到那个少年，只见那少年两把乐器互用，正唱着《葛巾紫》，歌声高亢，委婉动听。”高作智写出一部拓荒抗战题材边界的“苇荡史诗”。

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让营口的历史与现实在文字中相遇，既留住了城市记忆，也让地域文化在书写中代代传承。



王充闾

曲彦莉

王爱民

薛宝民

制图 董昌秋

《辽河》：薪火相传的文学载体

精神的滋养与故事的储备，需要桥梁抵达读者。对于营口作家而言，这座桥梁便是创刊于1978年的《辽河》杂志。四十余年来，它以“奔流不息，汇纳百川”的办刊理念，成为无数营口作家的创作起点与精神家园。

《辽河》的首要功绩在于“发掘与培养”文学新人。杂志专门开设“辽河新锐”栏目，为文学青年铺路搭桥。“1982年，我们在这个栏目刊发了70位青年作者的处女作。”《辽河》杂志编辑组总监任杰回忆，“对新人来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那种喜悦足以支撑他们走很远的路。”这种对“第一次”的珍视贯穿始终。

1985年至1992年担任《辽河》主编的作家雁翎（程振家），是很多人刊登作品时的鼓励者和导师。

曲彦莉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就是在《辽河》上。“第一次投稿是把一首首长短不一的诗，排满在一张大白纸上，是家里糊糊的纸，有四张稿纸那么大，字写得也不好，看上去非常混乱和沉闷。这本是被扔进废纸篓里的命运，但遇到了雁翎老师这样敬业专注的人，才幸运地躲过这一劫。”曲彦莉那时还在家务农，她自评处境像“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那种挣扎和努力。但作品发表后，她终于有了勇气为了写诗，整天观察电子的一切。“它是地球上一个个小小的村落，但每天照样迎接日月星辰的照耀，四季从不将它遗忘。”

为了鼓励还在乡村的文学爱好者创作，雁翎经常给他们寄稿纸。曲彦莉笑说，可别小看这些稿纸，不但有实际的帮助，更是一种精神鼓励。

薛宝民第一次公开发表小说，也是在《辽河》上。作家冯伟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辽

河》笔会上，年轻的薛宝民（笔名薛雪）修改短篇小说《瓜王》时便“小小年纪出手不凡”，而薛雪正是在杂志发表早期作品后，逐步走向全国。

从营口文坛走出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始终感念雁翎的点拨之恩。早年他还是怀揣文学梦的青年时，便常到营口市文联拜访雁翎、高作智等前辈，刚涉足儿童文学创作便得到悉心指点。“当时我写儿童文学，雁翎老师鼓励我‘要坚持方向别轻易改变，走到底才能成功’，这句话我记到现在。”正是这份来自《辽河》的初心认可，让他坚定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薛涛创作出《九月的冰河》《小城池》《桦皮船》《孤单的少校》等五十余部作品，先后斩获重磅奖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重点出版工程，被译成英、日、俄等多国文字走向世界，《河对岸》《小山羊走过田野》等作品还斩获国际童书奖项，他用兼具东北地域风情与人文温度的文字，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标杆性作家。

一位作家把雁翎称为“营口文学守灯人”。“我13岁发表第一首诗歌《月牙》，就是雁翎老师在《辽河》刊发的，他还特意写了点评。”他至今记得诗句“月牙像银色鱼钩，在夜空垂钓星星”，以及编辑评语中“童心与诗意的完美交融”的赞誉。

至今令很多人难忘的是，雁翎不仅编发稿件，更自费给农村作者寄稿纸，留宿赶不回去的远路作者，深入大棚给农民工讲诗歌。“那时候他去讲文学创作课，辽河两岸的文学爱好者都来听他讲课。”

这种带着体温的扶植，让文学的火种在辽河两岸燎原，也让《辽河》杂志超越了普通刊物的意义，成为连接作家与文学、连接文学与城市的精神纽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七 营口 YINGKOU

▶《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



这是一部由当代著名作家王充闾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以“登山”为喻，折射人生况味，八十年时代变迁，在作者诗意而又充满哲思的文字下，具化为一个浸润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耄耋老人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登山之路，崎岖坎坷，顶峰回望，甘苦方显，文字中我们阅读这位耄耋老人于人生攀登之路上摩挲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成长轨迹，文字外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其未曾停歇的进取精神和永不懈怠的向上力量。

▶《雁阵，在故乡的天空》



雁翎首部出版的诗集。书名以“雁阵”为喻，将笔触深深扎根于辽南大地，诗中大量描绘了大辽河、渤海湾、芦苇荡等营口特有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色彩和“辽河文化”韵味。这部作品既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作者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无论飞得多远，心灵的归宿始终在故乡上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成为研究辽河当代文学及营口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作品。

▶《我是人间草木》



王爱民的散文诗集《我是人间草木》，以暖心自然笔记形式，围绕花草树木、鸟兽鱼虫及节气生肖等民俗民情展开描写，文字的节奏，总停留在脚下这一垄一垄的土地上，停留在故乡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上。作者用细腻的情感和富有诗情的笔触，表达出大自然和社会风俗的美与神奇。通过精心构筑的奇思妙想，展现作者极富个性的生命体验和全新认知，透露出童年和乡土独特的真与趣，情与意！

▶《我讲的村史不在博物馆里》



这部散文集以盖州市梁屯镇绵延村为样本，书写一方山水的日常与哲思。“站在村子中央，可以呼唤整个宇宙”，作者避开宏大叙事，聚焦身边的普通人、农作物与自然草木，认为乡村历史“更像是个梦境，不是人所创造的”。书中对“开春时迎接客人的植物”“山间的物产与劳作”的细致描摹，让乡村生活的本真与温暖跃然纸上。从平凡事物中挖掘出生命的真谛，为乡土写作提供了独特范式。